

# 脈絡神學與台灣教會的處境

## 從神學方法作簡要反省

胡淑琴<sup>1</sup>

本文透過反思梵二啓示觀與脈絡神學的興起，綜觀亞洲主教團協會前十屆全體大會的會議主題，反省教會在亞洲脈絡所關注的焦點：最後提出面對台灣脈絡的天主教會，該有如何的省思，以答覆台灣今日需要的教會新面貌，成就教會在台灣臨在的「新方式」。

這次神學研討會的主題，主要是以感恩的態度回顧過去五十年，以華語做神學的前輩們為我們奠下的基礎，並試圖在這基礎上反思我們現在的情況並展望未來。由於這次研討會的主題與神學本地化有關，我想從「神學方法」為出發點，提出某些與脈絡神學相關的簡要反省，並只限定在天主教的範圍。

關於神學研究的方法，在肯定天主願意將祂自己啓示給人類的信仰前提下，勉強可化約為兩個重要的提問：(1) 神學工作者如何瞭解啓示？(2) 神學工作者又如何向他所處的時代脈絡通傳啓示？前者牽涉到對啓示的理解，與理論神學有關，涉及聖經神學、信理神學、歷史神學的相關研究；後者涉及對文

<sup>1</sup> 本文作者：胡淑琴修女，耶穌孝女會會士。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神學碩士、輔仁大學宗教學博士畢。現任教於聖博敏神學院，教授基本神學、哲神學相關問題、神學方法論、牧靈諮詢等相關課程。

化脈絡與時代訊號的省思，是實踐神學、使命學、牧靈神學所關注的。對啓示的理解，會影響到啓示的傳播；而在啓示傳播的過程中，也會反思對啓示的理解。兩者是辯證的關係，且都受到教會大氛圍的影響。

本文先反思梵二啓示觀與脈絡神學的興起；接著僅從亞洲主教團前十屆全體大會的會議主題綜觀教會在亞洲脈絡所關注的焦點，僅稍詳細介紹第十屆大會文獻的牧靈指示；最後提出在台灣脈絡之開放的反省。

## 一、梵二啓示觀與脈絡神學

針對上述第一項提問——啓示的理解，神學資料不只侷限於聖經，也包括教會整個神聖傳統、大公會議的訓導、歷代所頒布的信理等。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對啓示有不同的理解，約略可分為「主顯」、「教義—理論」與「溝通—理論」三種模式<sup>2</sup>。直到特利騰大公會議之前，教會對於啓示概念並沒有明確的反省，啓示泛指天主在歷史中的創造與救恩工程，可稱為「主顯」的模式。與此模式有些重疊的是教會在傳遞信仰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出比較明確扼要的信仰內容，例如信經、要理問答和信理等，稱為「教義—理論」模式，在中世紀已相當系統化，於十九世紀達到高峰。當時，也是西方殖民主義在世

---

<sup>2</sup> Wolfgang Beinert, Francis Schüssler Fiorenza, eds., *Handbook of Catholic Theology* (NY: Crossroad, 1995), s.v. “Revelation”, by Wolfgang Beinert.

界擴張的全盛時期。這種思維肯定天主救恩的啓示——包括聖經、教會訓導和信理格式的表達，都直接來自天主或可追溯到天主為根源，具有永恆、普遍的價值，不受歷史、時空、文化脈絡的影響，教會的使命在於完整保存並忠實傳遞信仰寶庫的內容。奠基於這種啓示觀所發展的福傳方式，亦導向信仰的單向輸出。這種非歷史性的、普遍的、永恆不變的真理觀，受到十九世紀以來歷史主義的挑戰與抨擊。卡爾·拉內曾反思羅馬天主教會，雖然從十六世紀即已開始走向世界，卻還不能稱之為「世界性的宗教」，因為歐洲人彷彿把宗教當成商品，原封不動地輸往世界各地。直到梵二時，教會才有真正「質」的提升，首次深刻意識到自己是「世界性的宗教」<sup>3</sup>。

對於教會在「質」的提升，與啓示有關的兩個概念起了關鍵作用——即「歷史」被接納為重要的神學向度，及「真理的層次」。梵二大公會議是教會訓導首次在最高文件中納入「歷史」的概念，並從基督信仰的角度，視整個人類歷史為由天主聖三所引導的「救恩史」。歷史不只是一連串過去曾發生的事件，而是天主的自我啓示與人類的信仰回應相遇的時間，天主的永恆救恩計畫是在歷史中逐漸實現。「基督是人類歷史的終向、歷史及文明所有的願望，皆集中在祂身上，祂是人類的中心、人心的喜樂及其願望的滿全」（《牧職憲章》45號）。身為基督奧體的教會則是「旅途中的教會」（《教會憲章》8、48~51號），其本身並非自

---

<sup>3</sup> 卡爾·拉內著，胡國楨譯，《梵二基本神學思想的詮釋》《神學論集》50期（1981冬），539~556頁。

滿自足，也不等同於天國，而是「一面幫助世界，一面由世界接受幫助。教會的唯一宗旨是讓天主之國臨格於大地，並使整個人類得救」（《牧職憲章》45號）。在救恩史的基礎上，降生神學成為教會面對世界的信仰視野，整個受造世界已蒙受天主的恩寵，俗世的自主性與不同文化的價值得以被確認，天主的自我啓示不再侷限於教會，聖言的種籽已臨在於世界各宗教與文化脈絡中。《啓示憲章》的啓示觀轉為「溝通－理論」模式，以聖經語言表達基督啓示的聖三特質、在歷史中天生的主動性、啓示適應人心並要求人的回應，當然也包括具體的啓示真理<sup>4</sup>。

梵二不僅提供一個相當平衡、開放、溝通的啓示觀，面對大公交談、宗教與文化交談時，教會也留意到知識論、詮釋學、聖經和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並正式提出「真理的層次」的重要概念，指出在「公教教義內存有一個真理的層次，即所謂等級，因為這些真理與基督信仰的基礎有其不同的關連」（《大公主義法令》11號）。梵二精神既著重「溯源」（ressourcement），同時也強調「與時俱進」（aggiornamento），即回歸天主教傳統的信仰資源，並在此基礎上向世界開放。在這過程中，非常需要從「真理的層次」來分辨與釐清啓示真理的層級，透過溝通交談，將基督信仰的核心救恩訊息，與生活在世界不同文化脈絡中的人分享。

以牧靈為主的梵二大公會議，其關注的重點是「人」，「所有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亦是基督信徒的喜樂與期望、愁

<sup>4</sup> 張春申著，《基督的啓示》（台北：光啓文化，2011 初版四刷），60~61 頁。

苦與焦慮。凡屬於人類的種種，在基督信徒心靈內，莫不有所反映」（《牧職憲章》1號）。在時間中發生的時代重大趨勢、政經文化的變動、人們具體的生活處境、信友們的信仰意識等，都成為神學反省的重要資料。這種轉變使梵二之後的神學，從傳統的抽象、注重本質、強調永恆性和普通性的導向，轉向具體、注重經驗、強調現時性的神學思考。以不同地區、種族、文化政經背景為思考的脈絡神學逐漸興起，例如拉美的解放神學、非洲的黑人神學、女性神學等。神學方法也從昔日著重於對信仰的正確理解——即以實證神學的方法有系統地認識信仰寶庫（聖經和聖傳）的資料，再用推理神學的方法把實證資料加以連貫整合並做出抽象的思考推論<sup>5</sup>：轉為對具體生活處境的優先關注，強調信仰的正確實踐，並在經驗的基礎上反思聖言與教會訓導的光耀，並再次投入生活來加以調整、適應、修正、改善，並持續前進。

這種從具體的生活脈絡出發，以使命—牧靈為導向的神學方法，著重信仰生活與信仰詮釋的循環，逐漸產生對啓示新的理解與詮釋。儘管不與傳統的啓示真理相衝突，卻被賦予脈絡的特色，得以反映信友的信仰經驗，並答覆今日的需要。

## 二、綜觀亞洲主教團前十屆全體大會的主題

梵二之後，在亞洲的天主教會逐漸意識到，亞洲有自己脈

<sup>5</sup> 參：René Latourelle 著，王秀谷等譯，《神學——得救的學問》（台北：光啓文化，1994），92~95 頁。

絡中的困難和挑戰，需要彰顯足以吸引亞洲人的亞洲基督面貌，尋找合適亞洲的神學方法，並以契合亞洲百姓的方式來傳播福音。然而，亞洲幅員廣大，人口佔全球的三分之二，除了在菲律賓、東帝汶與南韓等國家，天主教徒在各國人數平均不超過百分之三，可謂是「小小羊群」：加上不同地區又各有其歷史、文化與政經脈絡，故而從脈絡來思考亞洲神學已是確定的方向。

梵二前後在世界各區域性主教團的成立，得以與梵蒂岡有某種對話，對於脈絡神學的發展產生關鍵性的影響<sup>6</sup>。1972 年成立的亞洲主教團協會（Federation of Asian Bishops' Conferences，簡作 FABC），可說是梵二大公會議的直接成果，其目的是要在亞洲推動梵二精神。FABC 四十多年來為亞洲教會落實梵二精神、推動教會本地化、禮儀革新和各種福傳事工，提供相當寶貴的神學反省、牧靈建議和指導方針。就教會訓導權的層級來看，區域性主教團協會所頒布的文件具有相當高的訓導權威，值得我們仔細聆聽、認識和瞭解<sup>7</sup>。本文僅提及亞洲主教團全體大會的

<sup>6</sup> Peter Phan, “‘Reception’ or ‘Subversion’ of Vatican II by the Asian Churches?: A New Way of Being Church in Asia”, *Australian eJournal of Theology* 6 (February 2006).

<sup>7</sup> 亞洲主教團協會(FABC)每四年舉行一次亞洲主教團大會(Plenary Assemblies)，協會下設秘書處和九個辦事處(人類發展、社會傳播、平信徒與家庭、神學關注、教育和信仰培育、大公與和宗教交談、福傳、司鐸、獻身生活)，確保落實目標和會議的決定和方向。參官網：<http://www.fabc.org/>；相關的亞洲主教團大會文獻與各辦事處提供的文件可參：<http://www.fabc.org/offices/csec/>

前十屆，從大會主題可以看到亞洲教長們所關注的焦點：

屆	時間	大會地點	大會主題
1.	1974	中華民國—台北	在現代亞洲的福傳
2.	1978	印度—加爾各答	祈禱：在亞洲教會的生活
3.	1982	泰國—沙慕普蘭	教會：在亞洲的信仰團體
4.	1986	日本—東京	平信徒在教會和在亞洲世界中的召叫和使命
5.	1990	印尼—萬隆	共同邁向第三個千禧年—教會的新方式
6.	1995	菲律賓—馬尼拉	門徒身分在今日的亞洲：為生命服務
7.	2000	泰國—沙慕普蘭	更新的教會：愛與服務的使命
8.	2004	韓國—大田市	亞洲家庭：邁向整全生命的的文化
9.	2009	菲律賓—馬尼拉	在亞洲活出聖體聖事
10.	2012	越南—胡志明市	FABC 四十年—答覆亞洲新福傳的挑戰

前九屆大會都著重於亞洲教會的革新。1974 年首屆會議關注本地教會的更新，確定三重交談——與文化、宗教傳統和窮人的交談——為教會在亞洲的重要福傳方向<sup>8</sup>。接著在亞洲宗教傳

<sup>8</sup> [ecsec\\_fabc\\_papers.html](http://www.hkjp.org/files/files/others/social%20expand%20point.pdf). 本文僅提及亞洲主教團大會的資料，並以號碼標示。參：阮美賢，〈亞洲教會文獻的發展與重點〉。2017 年 11 月 8 日取自：<http://www.hkjp.org/files/files/others/social%20expand%20point.pdf>。

<sup>8</sup> 在 FABC Papers 的官網中，並沒有第一屆大會的英文文獻，中譯版

統的搖籃——印度，探討亞洲的祈禱和默觀精神（II: FABC 13）<sup>9</sup>。在靈修的基礎上，才能形成在亞洲的教會團體——共融、促進生命尊嚴與宗教交談、以聖事為中心的信仰團體（III: FABC 32），信友才能答覆在亞洲世界中的召叫和使命（IV: FABC 47）。

然而，亞洲教長們留意到，教會需要對使命有新的了解，才能夠尋找到合適於亞洲的新方式（V: FABC 59）。此時，需要回到基督徒的基本身分——基督的門徒，蒙召為生命服務，為亞洲支離破碎的家庭、受各種壓迫的女性、處於掙扎的青少年、難民和移工服務，為維護環境與生態服務（VI: FABC 74）。這更新的教會是一個愛與服務的教會（VII: FABC 93）。2004年，主教們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家庭，期盼在家庭中促進完滿的生命（VIII: FABC 111）。這一切具體的牧靈實踐，是以活出聖體聖事為基督徒生活慶祝的高峰與力量的來源（IX: FABC 129）<sup>10</sup>。

在前述九屆大會中，第七屆 FABC 的大會主題值得注意。

可參：〈天主教亞洲主教團協會第一屆全體會議聲明全文〉《教友生活周刊》，1974年5月2日第三版。

<sup>9</sup> 第二屆亞洲主教團全體大會文獻是 FABC 13，“Prayer--The Life of the Church of Asia”，內容有中譯，參：王愈榮、劉緒堂合譯，《祈禱：亞洲教會的生活》，香港：真理學會，1979。

<sup>10</sup> 歐特儒著，郭春慶、蘇貝蒂譯，〈亞洲主教團協會回應梵二大公會議的精神〉《神思》第 97 期，2013，81~97 頁。此外，第十一屆大會於 2016 年在斯里蘭卡的可倫波舉行，會議主題關注亞洲窮人家庭，視為在慈悲使命中的家庭教會（FABC 151），文件背景傾向東南亞和南亞國家，與東亞之中國、日本、台香澳地區的脈絡有別，本文不多介紹。

為準備教會邁向第三個千年之際，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亞洲主教團所指定的反省主題，是「救主耶穌基督和祂在亞洲之愛與服務的使命」。然而，亞洲教長們認為在亞洲脈絡所關切的，既不是基督論也不是教會論，而是天主的國或教會臨在的新方式，遂巧妙選擇了這主題的後半部分「愛與服務的使命」，卻把前半部分「救主耶穌基督」改為「一個更新的教會」，與亞洲脈絡更為契合。換言之，亞洲教長們關注的，比較不是對啓示的正確理解，這已是被預設的前提：而是啓示如何在亞洲脈絡中通傳，關注的是使命學與牧靈的實踐。大會的最後宣言，更描述出在亞洲這更新的教會，正浮現至少八種運動：邁向窮人和年輕人的教會、邁向真實的本地教會、邁向更深的內在化的教會、邁向更真實的信仰團體的教會、邁向更主動整合福傳的教會、邁向賦權給平信徒男女的教會、邁向主動為生命服務的教會，以及邁向與亞洲的窮人、亞洲的文化和亞洲的宗教三重對話的教會<sup>11</sup>。

2012年，第十屆大會的主題是「FABC 四十年—答覆亞洲新福傳的挑戰」(FABC 138)，與會教長們在信德年的氛圍回顧梵二開幕五十年與 FABC 成立四十年，為我們勾勒出更新的亞洲教會願景：活出三重對話的亞洲教會、為亞洲人民謙卑服務的教會、福音的可靠使者的門徒團體（投身於整體福傳和講述耶穌的故事）、呈顯耶穌之亞洲面貌的教會（慈悲、愛、寬恕、自我犧牲、老師、

---

<sup>11</sup> 參 Peter Phan，前引文。

僕人、治療者、先知、賦予生命者、提升窮困者尊嚴……）、反映出聖三共融的團體、僕人領導之共同參與的團體、窮人的教會、青年人的教會、與受造萬有休戚與共的教會。

持續更新的亞洲教會正處於一個變動的處境，需要懇求智慧之恩來辨別時代信號。同一文件指出亞洲的十五大趨勢，包括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宗教與生態等多元向度（FABC 138）：

1. 全球化：帶來祝福與強烈動盪；
2. 文化：俗化、物質主義、享樂主義、消費主義等；
3. 貧窮；
4. 移民與難民；
5. 原住民；
6. 人口現況（全球 60% 的人口在亞洲）；
7. 宗教自由的問題；
8. 對生命的威脅：種族紛爭、以國家安全為由的殺戮、核戰威脅……；
9. 社會傳播媒體（影響青年價值觀、生活形態……）；
10. 生態問題；
11. 平信徒的賦權與神恩運動；
12. 婦女（亞洲婦女的現況與賦權的迫切性）；
13. 青年：亞洲教會是充滿年輕人的教會；
14. 新興教會興起：五旬節運動的挑戰——教友流失；
15. 司鐸與獻身生活者的聖召。

當然，我們可以持續關注 2012 年之後的亞洲大趨勢，不可

忽略的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於 2013 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形成海陸內外運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新格局。在經貿方面，日益強大的金磚五國經濟體（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正在去美元化。除了經貿變動、人口結構等，亞洲不同地區還埋伏了軍事、種族衝突、宗教衝突、自然資源爭奪、生態危機等，可以預見的將來，亞洲教會將面對大趨勢帶來的契機與挑戰。

第十屆全體大會文獻指出，亞洲教會需要從信仰的宏觀視野來回應，應持續講述天主聖三的普世之愛和創造的故事、講述耶穌之天國來臨與要求悔改的故事。在福傳事工方面，亞洲教會迫切需要「新福傳」，建設以本地教會為福傳主體，以慷慨宏量和勇氣來答覆牧靈挑戰。

教會對外需投身於現代世界，推動先知性的批判，審慎明辨地接近逐漸浮現的後現代趨勢及世俗化、全球化的力量，避免悲觀、責難或有礙交談的攻擊立場，堅信人類生命的核心是天主和宗教信仰，並保存神聖感。對內則要回到教會的基本本身分，教會是蒙基督派遣在使命中的門徒團體，要活出門徒的靈修、植根於聖三之愛、流溢出對近人和對受造世界之愛、從聖神深處答覆亞洲世界的破碎與不和諧、透過福傳使命的休戚與共與合作來彰顯共融的靈修。

「新福傳」需要有「更新的福傳人」，其面貌是：具有先知性、與耶穌基督有個人的相遇、對使命懷抱熱忱、定睛於天主的國、投身於共融、致力於交談、謙遜的臨在、與受苦者休戚

與共、照顧受造世界、為信仰而勇敢獻身、甚至捨身殉道。

面對亞洲的現況，文獻也指出新福傳的兩大優先：1) 深化新福傳，尤其在小型基督徒信仰團體的氛圍中分享並活出來；2) 信仰培育：所有的基督徒，尤其是年輕人。

### 三、面對台灣脈絡的天主教會省思

處於亞洲的台灣，既受到當前全球和亞洲國際局勢和經貿發展的影響，又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和政經脈絡。從救恩史的角度，我們可以充滿感恩來回顧。自 1626 年西班牙籍傳教士抵台，十六年後被荷蘭人驅逐，留下來的四千教友逐漸凋零。1859 年道明會士二度來台，為教會打下根基。給教會帶來巨變的，則是 1949 年的政局變化，台灣迎來成千上百位司鐸和修女，教區建制和各地堂區迅速設立，教會事業也蓬勃展開，除了宣道與文字福傳，在教育、醫療和慈善服事投入大量資源，這三條進路也是天主教會在亞洲臨在的重要模式。在 1950 到 1965 年間，教友人數增加了 30 倍，最高記錄於 1968 年超過 30 萬<sup>12</sup>。同年，神學院也由菲律賓遷至新北市新莊現址。具國際視野的傳教士對於台灣人權與弱勢族群的權益有很大的提升：在教育方面，不僅推動全台的生命教育，更培育出衆多大專院校的優秀青年，為今日社會貢獻良多：多元的慈善服務更是有口皆碑，且贏得政府和百姓的信任。

<sup>12</sup> 參：古偉瀛，〈詠台灣天主教—並解說〉《神學論集》159 期（2009 春），7~38 頁。

然而，從 1970 年起，天主教友人數就往下降，教會雖然在教育或社會服務的投入有增無減，且領先所有宗教，但是良好的社會形象似乎並未轉變成福傳動力。儘管我們今日仍可看到熱鬧的教會活動，某些堂區經營與牧者個人魅力使教會呈顯出興盛的樣貌，但整體而言，相對於台灣人口的比例，教會處於萎縮狀態。

1989 年和 2001 年曾兩次召開福傳大會，但教友人數並未增加，後來甚至有進堂教友「只剩十萬人」之說<sup>13</sup>。教會內外皆有學者對天主教在台發展提出相關研究<sup>14</sup>，指出內外在因素：

- 外在因素：包括社會的世俗化、功利化和追求享樂；佛教的復興和民間信仰的根深蒂固；教育界盛行的無神論等。
- 內部因素：傳教缺乏活力、信仰表達不夠本地化、鄉村教友移居城市而失聯流失、司鐸們身兼數職、修女們培育不足且雜務太多、教友們培育不足……。

此外，教區與修會的龐大事業和機構逐漸消耗大量資源，教會本身的行政組織結構也導致有限資源的分散，這都讓今日

---

<sup>13</sup> 亞洲真理電台，〈單國璽樞機專欄〉，周曉青專欄，〈全面的人格〉（上），提到「根據非官方的統計，台灣真正有在履行教友義務的信徒只有十萬人」。2017 年 11 月 9 日取自：[http://www.tianzhu.org/tw/tz\\_special.php?sp\\_id=10&art\\_id=686&show=&page=1](http://www.tianzhu.org/tw/tz_special.php?sp_id=10&art_id=686&show=&page=1)

<sup>14</sup> 宋光宇，〈試析四十年來臺灣宗教發展情形〉《臺灣經驗（二）－社會文化篇》（台北：光啓文化，1987）；瞿海源，〈臺灣地區天主教發展趨勢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1 期（1981），129~154 頁。

的福傳事工欲振乏力。

展望未來，教會不僅要面對台灣公民社會多元價值觀的挑戰，尤其在性別、婚姻、家庭等面向的衝擊；對內則是教友平均年齡偏高、信仰斷層、青年流失。少子化不只衝擊台灣社會，也同樣衝擊教會的人口結構，不僅影響信友人數與司鐸和修道聖召，還包括教會在教育、醫療和慈善事業的經營與發展。在此時，教會準備籌備下一屆的福傳大會。

面對台灣教會當前的處境，在前輩們所奠定的基礎上，我們從神學的角度也許需要一些新的思維，而我個人淺薄的建議是，需要一起做新的使命學。FABC 的神學委員會於 1987 年發表的一份文件，提供值得我們省思的方向：

「教會在過去的兩千年曾與不同民族、文化、宗教相遇和交談，並獲致不同程度的成就。然而今天，尤其是在亞洲、在各大宗教的脈絡，且他們正處於復興和更新的過程中，教會意識到一種截然不同的情況。我們不再問有關教會與其他文化和宗教的關係，而是在一個宗教和文化如此多元的世界中，尋求教會的位置與角色。面對這種改變的情況，關於教會在今日亞洲的身分和使命，產生不同的疑惑和問題。」（FABC 48）<sup>15</sup>

---

<sup>15</sup> FABC 神學委員會（Theological Advisory Commission）是今日 FABC 神學關注小組的前身。第 48 號文件〈論宗教交談〉（"Theses On Interreligious Dialogue"）是這委員會成員經過兩年的討論，於 1987 年新加坡開會時通過並發布。

當我們反省教會的發展時，常應用西方世俗化(secularization)或世俗主義(secularism)的概念，來詮釋教會所面對的困境和挑戰<sup>16</sup>。吊詭的是：在同樣的處境，依然有某些基督宗派、佛教和其他新興教派享有不錯的成長。「世俗化」這概念的背景，是歐美西方世界從昔日的一元基督宗教邁向後現代多元文化的過程和挑戰；然而在亞洲，一直都是宗教多元並存的處境，教會的挑戰，是如何在這多元處境中可以安然自處。在台灣，並沒有強烈的宗教對立，宗教交談在台灣從來不是問題，不少人的成長背景，甚至自己的家庭就是宗教交談的場合。台灣百姓對於宗教的需求似乎是相對穩定的，只是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時代有此消彼長的現象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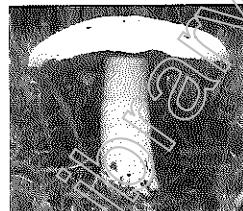
在 1950 到 1960 年代，教會透過教育、醫療和慈善事業，在台灣社會找到重要的位置和角色，無論當時所使用的方法是否恰當，某程度的確答覆了當時台灣百姓的需要。今天，台灣的處境已有很大的轉變，天主教會在台灣是否還要持續昔日的位置和角色？

曾有一位傳教士用「磨菇」來比喻台灣天主教會的圖像：菇傘很大，下面支撐的莖卻很細小！如果用一些想像力，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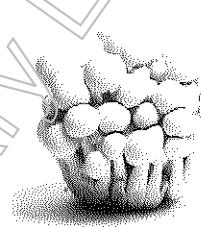
---

<sup>16</sup> 「俗化」(secularization)，泛指人類整個生活（包括教育、習俗、社會形式……）不再完全被宗教所控制的解放過程；宗教與人類休戚相關，卻又保持某範圍的相對獨立性。「俗化主義」(secularism)指人類生活的任何領域都排斥與宗教信仰的關係，使自己完全獨立並將自己的領域絕對化的一種意識形態。參：《神學辭典》，第 307、308 號。

的教會圖像會是我們所渴望，且有可能建立的？我們是否有可能讓傘變小一些，讓下面的莖長粗一些？在各項資源都非常有限的情況，我們可以建構怎樣的願景？天主教會台灣的臨在，是否可以有「新方式」？



FABC 文獻（138 號）提出在亞洲新福音傳的兩大優先，即推動信仰小團體和信仰培育。我期待這新的使命學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和想像天主聖三的圖像，重繪耶穌基督和聖母瑪利亞在使命中的新面貌，更新個人和團體的靈性生活，透過在信仰小團體中的相遇，深化對基督門徒和門徒團體的身分有新的理解，從個人和信仰小團體的層面活出基督肢體的奧秘。



我也期待這新的使命學與領導學結合，在聖神的帶領下落實牧靈實踐方法，建構明確的目標和步驟，一方面促使內在生命的更新、激發新的經驗、產生新的理解、促成新的行動，在信仰小團體內展開做神學的良性循環；另一方面，也能推動教區、鐸區、堂區和男女修會共同尋找並建構合適的願景，並在新願景的引領下實踐某些調整、轉型或重構，放棄某些不合時宜的制度，打破某些僵化的框架或習慣，創造某些新的模式。過程中，透過具體的參與和行動，就有可能逐漸浮現出答覆台灣今日需要的教會新面貌，成就教會在台灣臨在的「新方式」。